

第二十八卷 第十九號 臨時附刊

東方雜誌

民國二十年十月十日發行

中日問題和世界形勢

日本這次乘世界多事我國多難的時候，突然不顧法理，以武力侵佔我國的東三省。依國際慣例，我國對於此種暴行，除立即用武力作正當的防衛以外，不應該再有第二條路。

但是我們自己平時既無準備，一旦大難臨頭，就祇有盼望他國援手的一法。或者盼望國際聯盟出來主持公道，或者盼望美國和蘇俄出來仗義執言。近幾日來，我國朝野上下的一喜一懼，幾乎純以國外消息的利不利為標準。我們全民族在外交上，一種可憐的依賴性，到此乃完全暴露。

我們要知道日本這次所以膽敢如此，就是因為牠早已深知世界其他各國正在多故之秋，早已深知國際聯盟是一個毫無實力的機關，早已深知我國在國際上是一個孤立無助的國家，早已深知牠自己力量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八卷 第十九號 臨時附刊

✓ 中日問題和世界形勢……	何炳松
✓ 對日外交國民應有的認識……	胡愈之
✓ 日本侵略東省的政治的背景……	俞頌華
✓ 日本侵略東省的經濟的背景……	武育幹
✓ 日禍突發後之一週聞……	張梓生

何炳松

本刊隨東方雜誌附送不另取分文

的濃厚，更深知我國的武力對內的勇氣多於對外。所以日本這次舉動是長時期處心積慮的結果。而我國的思想 and 行為正和牠相反，平時則醉生夢死，大言欺人；遇難時則又束手無策，希冀他國援手。一旦失望則又除口誅筆削以外別無辦法。

其實天助自助者確是一句不朽的格言。不能自助而希望人助，世界上那有這種便宜？我們還要希望他國來援助麼？讓我們先強眼來看看現代世界的大勢。

我們試看現在歐美方面的國際形勢。

現代的歐美外交史本已充滿了縱橫捭闔的陳蹟，而目下歐美的實際上正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危機，各國幾都有自救不遑的形勢。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亦是日本所知道的。

原來歐美方面自大戰告終以來十餘年間，幾乎無日不在鬧所謂賠款和戰債的償還，巴黎和約的修改，和軍備的裁減等等嚴重的問題，而始終以德法兩國的關係為焦點。因為巴黎和約告成以後，法國獲利最多，德國受傷最重。法國向視德國為死敵，始終抱有滅此朝食之決心。而且法國戰後投資於中歐方面為數很大，更不願看見德國有復興的一日來和牠競爭。加以法國認德國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力量實際上並不怎樣小。所以牠就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用經濟的手段去壓迫德國。到了今年果然德國的大銀行和大工廠或者倒閉，或者停業，大有全國破產的形勢。歐美各國無不震驚。英國的外交向以維持國際均勢為唯一政策。牠看見戰後的法國竟一躍而成歐陸的霸王，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牠從大戰告終以來就一變向來助法反德的態度為反法助德，而且更進一步而聯意，再進一步而聯美。意大利對於巴黎和會本很失望，對於法國的發展尤其猜疑。美國則自大戰告終以來本是一個歐洲的債主，為債權安全和本國農民工人的生活着想亦極不願看見法國高壓德國來破壞歐洲大局的和平。這都是促成英美德意四國聯成一氣的原因。還有一層，近十年來凡是德意等國所要求和英美等國所贊助的修改和約問題以及英法等國所提倡和德意等國所附和的裁減軍備運動，幾乎沒有一次不因法國的阻梗而失敗。因此英美德意四國更覺得法國的態度令人難堪，非合力對付牠不可。法國於是乃成爲一個孤立的國家。這次德國發生危機，美國立即起來提倡外債的緩付，就

是英國聯美反法助德政策的成功。法國對英恨極了，亦立即用經濟的手段去造成英國財政上很大的恐慌和政局上很大危機以示報復。目下的歐美就在這種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局勢中，隨時可以發生第二次大戰。當然沒有餘力來注意我們的生死。至於俄國因爲主義的關係，當然不在這個國際集團之內，我們可以不提。

而且歐美各強國因受外交的影響，自身亦原有種種政治上和經濟上急待解決的問題。美國的實業正在所謂不景氣的時代。工人失業和農產過剩都是當前的大問題，對於下屆總統的競爭，大有關係，而爲全國政客所注意。英國工黨內閣的聯美政策雖告成功，但是法國的報復手段亦正不弱。結果英國的金融受法國提款的影响而大起恐慌；工黨內閣不能不因減政關係牽涉到失業工人貼津的節縮而宣告破裂。最近組織的所謂國民救急政府，能否渡過難關，尙難逆料。同時印度的自主問題，又正在圓桌會議中，而甘地的態度又非常強硬。所以現在英國亦正當多難之秋。德國情形尤其不了。賠款負擔既極繁重，失業工人又日有增加，全國幾瀕破產。同時政局上又有國權黨和共產黨對峙國中，常常和現政府爲難。最近倘使沒有英美的援助，牠的命運不知已鬧什麼地步。意大利本因和約問題對法不滿，而牠的棒喝黨又頗有中興羅馬帝國的大志，爲法國所最不願聞。雙方秣馬厲兵已非一日。因此棒喝黨的政府不能不增加人民已重的負擔來擴張軍備。牠的態度就是拉劍張弩靜待時會。俄國自經共產革命以後，國內的政治和經濟都會起

了極大的變動和混亂，加以外力的干涉，一時頗有病上加病的情形。牠現在好容易得到一個比較太平的局面，有實現所謂五年計畫的可能，正好像大病的轉機，那肯把機會輕易放過，無端對外發生問題？我們就上述各國內情看來，他們實無餘暇來管我們的閒事。

以維持世界和平自命的國際聯盟又如何？

海牙公約唱於俄，國際聯盟唱於美。俄美兩大國原是世界和平運動的首唱者，而如今兩國都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所以國際聯盟是世界上一部分國家的集合體。牠對維持世界和平和裁減各國軍備等運動雖然具有熱心，但是因為牠自身並沒有相當的武力做後盾，所以牠有無真正可以左右世界和戰的能力，大有問題。我們要知道牠的會員國即使自身沒有困難，亦未見能夠把自身的武力來當牠的武力。現在牠對中日問題總算能出來主持一下了，但是日本又何嘗把牠放在眼中？現在國際聯盟的主張竟因日本的反對而退縮了。這是我們意計中的事。因為日本既然祇講強權，牠當然不理到國際聯盟所持的公理，我們固然希望公理終能戰勝強權，但是國際上沒有武力做後盾的公理，真能戰勝無理可喻的暴行麼？

我們試再看東亞方面的國際形勢。

我國在十九世紀以前，原是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在元明兩代，雖常入寇，但是形同海盜，不足為患。十九世紀中葉後，亞歐的交通日繁，外力逼我亦日甚一日，而我國却始終妄自尊大，留戀過去，不肯力求上進。結

果百年來的對外戰爭和交涉，幾乎次次失敗，終降為第三四等的國家。日本就不同了。維新以後，虛懷若谷，事事改良。結果百廢俱舉，國勢日隆。對外的戰爭和交涉無不告厥成功，乃一躍而躋於強國。我國弱點既全暴露，各國對我又無感情，於是列強就開始協以謀我而發生所謂「遠東問題」。所謂遠東問題就是怎樣來解決我們這個「病夫」的中國。我國屬地安南朝鮮外蒙古等的失去和境內各國租借地的林立就是這個問題解決的初步。我國所以幸免瓜分，完全因為各國間分配為難相持不下的緣故。日俄戰爭前，俄國是一個親我的國家，但是牠的目的在得東三省。日俄戰爭後，美國是一個親我的國家，但是牠的目的在得我國市場上利益均沾。他們豈真愛我？在現代的世界原祇有私利兩個字，談不到信義，更無所謂感情。其實我國的地位因為自己不長進和日本宣傳的緣故，早已孤立無助了；現在，大難臨頭，而我們自己竟還沒有明白自己的地位，還要想以情動人，求人憐惜，亦太笑話了。

再就列強在東亞方面的地位看，最重要的當然要推俄美和英德。俄國國境和我毗聯，始終要想在東三省方面取得一個終年不凍的海港。美國和我遙遙相對，始終要想取得太平洋的霸權和保持太平洋上的屬地。英國離我雖遠，當然要保持在我国的利益和龐大的印度，法國當然亦要保持在我國利益和肥美的安南。這是四國在東亞方面各人所抱不同的心事。因此他們對於日本努力振作驕成強國的反感，亦就各自不同。俄美兩國因和日本直接為鄰，所以他們對日本所取的態度是

猜忌和對抗，同時就不能不紆尊降貴來和我交歡。英法兩國因為相隔較遠，而且為抵制俄力南伸和保持東亞屬地起見，所以極願和日本攜手。所以就各國實情講，仇我的較真，親我的近假。國際的悲歡離合同來如此，不足為奇。

我們試再分別看看中日兩國和其他列強的關係。

美國在日俄戰爭以前對於中日兩國原都認為一種可憐不足惜的國家。日俄將戰之際牠曾有一度助日反我的表示。不意日本竟戰勝俄國，而且在太平洋上大有和美國分庭抗禮之勢。美國至此乃不得不改變方針以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等口號表示親我。我國此後亦就視美國為國際上的唯一情人了。其實我們自己未免太認真了一點。我們知道美國現在正又捲入歐洲國際的政潮，國內又有許多困難的問題，牠決不會無端用實力來助我。近年以來日本在東三省的地位顯然日趨鞏固，而我們自己始終未能用全力去急起直追，所以美國即使果有助我的熱心，牠亦早要發生為仇所快為親所痛的感情。何況日本對美現在既無顯著野心，美國對日顯已默認牠在滿蒙得佔優越的地位。所以美國對於中日問題而果袖手旁觀，倒是我們意中所有。

英國當日俄戰爭時，本已助日以反俄。戰後的日本就利用機會，取得一個英日同盟，把自己的國際地位提高許多。這個同盟後來因受美國的破壞沒有繼續下去，但是英日間感情濃厚，却就此可見一斑。原來英在遠東方面有一重要的印度，要保持牠非交歡日本不可。至於我國和

英國百年來原是世仇。最近我們的打倒帝國主義和收回租界等口號，且以英國為主要的對象，而英人輟朋的失蹤事件，且引起英國很強烈的反感。所以現在英國即使有暇來考慮中日問題，牠縱不袒日，至少亦不會助我。

德國和日本向無多大利害關係。自從日本乘歐戰機會奪取青島以後，德國對日自無好感。至於德國對我雖會強佔膠州灣，但是牠同時比較最能聯絡我國的感情，所以我國在歐戰時對德宣戰問題頗引起國內一番口舌。但是現在的德國在東方已無切身的利害關係，而自身又復有朝不保夕之勢，當然管不到我們的是非。

法國和日本亦向無多大的利害關係。自從日本在歐戰時對德宣戰奪取青島以後，牠就成為法國患難之交。巴黎和會中，我國對日要求所以失敗，最近我國取消不平等條約運動所以未成，都是因為法日交歡的緣故。加以法國在遠東亦和英國有一印度一樣，有一安南，非交歡日本不能保存。至於中法兩國間屢起戰爭屢次割地，原是世仇。中日發生問題時，法國斷不會反顏賣友，這是可想而知。至於意大利自從向我要求租地失敗後，對於遠東問題早無興趣了。

俄國自從清末我國聯牠日本敗牠以來，牠的感情原是我較好。但是牠自己曾經奪我外蒙古，如今不肯放手，我國近年來對牠絕交，如今還未恢復，而莫斯科的中俄會議，如今亦還是僵局。至於日本對牠早已恢復邦交，兩國間對於滿蒙問題和漁業問題最近亦似已有相當的瞭解。

解。所以俄國即使有暇外顧，亦豈有助我之理？俄國近日輿論好像最能仗義執言，但是目的是在諷刺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國際聯盟，以宣傳牠的主義，決無援我之心。

總而言之，我們考慮過歐美方面的國際形勢和國際聯盟的性質和實力，東亞方面的國際形勢和中日對列強的關係，我們更考慮過我國自身的天災人禍，我們就知道日本這次舉動確是一種國際上「逞火打劫」的行為。但是這個「逞火打劫」的機會究竟誰給日本造成？還是日本自有造成這種機會的能力？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一個問題。我們會聯俄，亦會聯美，但是到民國二十年的今日，我們的東三省還有無

對日外交國民應有的認識

胡愈之

九月十八夜瀋陽的重大事變發生以後，已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還佔領着遼吉兩省的重要城市，未曾撤退，東省被日軍暴行所遭的損害，全未回復。政府的對外交涉，人民的反日運動，正在進展中。在這感情奮發的時候，我們尤其要有明晰的理智，精細的觀察，以監視當局的外交，決定民衆的行動。要是不然，一着錯了就是滿盤輸。我們以為這次對日外交，國民至少應該認清以下的幾個要點——

(一)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是日本政府與軍閥一致決定攫取滿蒙全部利益的一種企圖。我們因見若槻內閣與元老派的意見分歧，

理被佔的可能。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又一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在現代國際上我們固然要講遠交，但是必先具有近攻的力量才可以得到遠交的實益。英日同盟和法日協約都是日本戰勝俄德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就是一個實例。國際的攀附和個人一樣，原是一種自墮人格的行為。立國於現在的世界，那有倖存之理？

我們更要知道國際形勢雖然瞬息萬變，但是我們倘使自不長進而希冀國際形勢的有利，這是守株待兔的見解。我們試翻開中日兩國現代史，看見我國的外交着着失敗，日本的外交着着成功，此中消息已够我們深省了。我們要想中國長存除自己努力外別無第二條出路。

而斷定九一八事件係出於日本軍閥的自由行動，政府事前並未接洽，這是上了日本外交宣傳的大當。日本帝國主義兼併滿蒙，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日本的統治階級無論何派，都無異議。若槻內閣不但事前早已與軍人派商妥，而且已作充分的外交準備。久成懸案的日俄漁業交涉，不先不後，偏於近來解決，就是日政府準備奪取南滿，須先避免與蘇聯衝突的明證。美國方面已顯然與日本默契，不然，華盛頓條約及巴黎非戰公約的發起國，且在太平洋有特殊地位的美國，按照向來華盛頓外交慣例，決沒有於發生如此重大事變後袖手旁觀的可能。假定政府與軍人事前並未一致，日本斷不能在國際方面佈置得如此妥帖。所以我

們應該認定日本政府與軍閥同樣是我們的敵人，在東省的暴行應由日本政府負全部責任。

(二)日本以暴力佔領遼吉各大城，這只是一種手段而非其目的。日本方面雖已洩露，目的在於解決中日間百餘件懸案，這懸案當然包括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亡國條件在內。也許還不止此，日本將借着這次武力脅迫，使中國承認更苛刻的屈辱條件，亦未可知。至少日本想借這次機會，達到永久宰割南滿，東蒙的目的，這是很顯明的。所以我們不但不能接受這些亡國條件，而且應該抱堅決態度，在日本未撤退全部佔領軍，繳還一切強劫的軍械，鐵道，財物，賠償全部損害，回復遼吉兩省原狀以前，絕對不能和日本談判懸案或任何關於兩國之交涉。九一八案完全爲日本單方面加於我國的暴行。所以非九一八案解決後，不能有別的談判。如以九一八案的解決，作交換條件，而同時談判中日懸案及其他條件，那便是「城下之盟」，我們決不能屈從。

(三)日本這次對我外交最重要的一點是堅持中日直接交涉（或甚至地方直接交涉），而避免一切國際的干涉。日本明知中國毫無武力準備，直接交涉可以強迫我國承受一切亡國條件。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交涉，日本只下了一個哀的美教書，我國已屈服了，現在日軍佔領了東北兩省，而且還步步向關內威脅，如無他國干涉，我國自然更不能不屈服了。最近國際聯盟中我國交涉的失敗，與美國的袖手旁觀，分明是表示日本外交的勝利。我國對付除探強硬外交沒有辦法。要是我

們於出事後，立即向日本宣布斷絕外交關係，那時直接談判路徑已絕，自然只有由第三國出來調停，而那時因事變擴大，第三國或國際機關亦不能不出來調停，這樣交涉方有利於我國。現在機會雖已失去，但如我國仍抱定寧決裂不屈服的宗旨，亦不難改變國際形勢，而使第三國出來干涉。如始終直接交涉到底，正如了日本的志願，在我國一定是凶多吉少。

(四)日本既要避免第三國干涉，所以一定求事件的性質縮小，使國際認爲地方軍隊衝突的局部事件，方可和我國政府含糊了結。不然，如事件性質擴大了，便不免要引起國際的干涉。如站在我國的觀點，則應該不怕事件擴大，至少應該認定九一八事件爲日本對我國的戰爭行動（中國代表在國聯的陳請，始終不敢指出日本已向我國開戰，其實兩省土地已被佔領，數萬軍隊已被繳械，雖未明白宣戰，在公法上斷不能解釋作非戰爭行爲。）而絕非地方的軍隊衝突，這樣方能使國際機關不得不出而調停。這次中國在國聯理事會的失敗，雖然由於國聯本身的無能與日本外交的周密，但中國方面未曾使國聯注意日軍在東省戰爭行爲之實已存在，使聯盟誤信中日尚有直接談判的可能，這亦是失敗之一原因。總之我們應該竭力破壞日本所用的大題小做的外交政策，而使國際明瞭日本的侵略戰爭行爲，日本方纔不能逃避公法的制裁（雖然公法的制裁在現在的效力也還只限於道德的公論的。）

(五)我們不能倚賴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爲完全無能的機關。就它本

身的法律組織而言，本已有很多缺點。就它的政治地位而說，更是爲帝國主義所把持的。它斷不是能替弱小民族伸張公道的。國聯歷次遇大國與小國的爭執，從沒有解決的辦法。意大利侵入希臘的哥甫島，波蘭強佔立陶宛的維爾諾，這兩件事已充分證明了國聯的無能。在現在國聯決沒有超國家的權力，它絕不能限制國家的最高主權。如這次我國代表，聲請書中說：「中國政府對於理事會的建議與大會的決議，決定遵守無異議。」這無異自己放棄了國家的最高主權，實爲言論的失態。如倚賴國聯則不如直接求列強的外交援助。因爲在事實上，華盛頓政府的一篇宣言，比國聯理事會或大會的建議書，更有權威。

(二) 秘密外交應該絕對廢除。秘密外交本來違反近代民主政治的

日本侵略東省的政治的背景

俞頌華

日本所謂北進的大陸政策是一步緊一步進行的。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她志在得到朝鮮，所以她那時北進政策的中心問題便是「朝鮮問題」。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她立刻將「朝鮮問題」擴大爲「鮮滿問題」。因此，便於一九〇四年引起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一了，她即與中國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及附約，蠶食吾南滿的利權。等到在南滿的勢力有了基礎，她於一九一〇年就宣佈將朝鮮合併，而其「鮮滿問題」亦就化爲所謂「滿蒙問題」了。我們如來細細地研究她北進政策的歷程——即從「朝鮮問題」化爲「滿蒙問題」的經過，我們

原則，在向來只有帝國主義者壓迫弱小民族時，恐激起反感，所以用秘密談判，訂秘密條約。所以秘密外交一定是弱國吃虧。近年政府辦外交不願公開，濟南慘案解決的議定書至今未宣布，便是這次對日的三次抗議，外部亦未發表全文。所以人民不能明白外交的真相，不能作政府後盾。我們都明白中國歷次對外喪失權利，都是從前滿清政府北京軍閥政府偷偷摸摸送掉的。現在國民應充分注意政府的外交行動。凡一切外交談判的內容，尙在進行中的，也許因外交策略上的關係，有暫守秘密的必要。但談判的進行，却不必秘密，談判已成立以後，尤當立即宣布。這次東省事件關係民族生存太重大了，斷不能瞞過國民耳目，秘密解決，這更其是國民所應注意的一點。

就可以明白其北進政策猛烈和險惡的程度了！

明白了她北進政策的經過，就可以曉得她侵略我滿蒙乃是她的一種傳統的政策。二十餘年來，她無論那個內閣上臺，對於這個傳統的政策，總是不遺餘力，鏗而不舍的進行着。在前二十一條款的提出，西伯利亞的出兵，以及後來田中內閣的積極政策，其目的無非都是想把滿蒙早早化爲朝鮮。不過田中對華，蠻幹得太顯露，故他的內閣到底被他的敵黨民政黨藉皇姑屯炸案以及其他問題對他的攻擊而倒。田中內閣的瓦解與民政黨漢口內閣的繼起是前年七月的事。民政黨的漢口

內閣成立，外相一席，即屬幣原。在前大家都知道「田中外交」是激進的，變幹的；「幣原外交」比較上是緩進的，表面上是和平的。但現在若概內閣仍是民政黨的內閣，外相又仍是幣原。何以日軍無事無端，大規模蹂躪佔我領土的暴舉，竟突然勃發於今日，較田中內閣時代對華蠻橫的程度，還高什百倍呢？欲明其故，我們須一察日本年來內政上的情形。

講到日本內政上的情形，我們先要明白日本的軍閥在日本政治上社會上向有很大的勢力。依其政治組織而論，她的軍事統帥機關，不受內閣的節制，遇事有直接上奏君主之權。這種軍事統帥機關名為「帷幄上奏機關」，包含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元帥府，軍事參議院等特殊機關，軍閥憑藉了此種特殊機關，往往能够指揮內閣。使內閣服從其意志。同時軍閥背後有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貴族等為後盾，在社會上亦儼然成爲一種特殊的勢力。因此，在西洋文明各國，軍人干政，實所稀有，而在日本卻是常見而不足為奇的事。

前年民政黨的濱口內閣，繼田中內閣起來的時候，日本財政紊亂，有整理的必要。民政黨以金融資本的勢力為後援，而一般擁有金融資本者都渴望財政的整理，故濱口內閣上台後，即着手於財政的整理，而不得不對內取緊縮政策，對外取比較平和的態度。但這種政策不是軍閥所歡迎的。因此，去年濱口內閣嘗因內外情勢所迫，不得不對美稍稍讓步，簽訂倫敦海軍會議的軍縮條約，而軍閥便公然以此為反對內閣的

資料，發生所謂「統帥權問題」，弄得內閣與軍閥政治的「帷幄上奏機關」起了一個很大的衝突。後來濱口雖挾議會大多數贊助政府之力，未曾屈服，然於去冬十一月到底不免遇刺。刺客為「愛國社」所遣派；而所謂「愛國社」者，即是一部分軍閥組織的團體。日本軍閥在其國內的勢力與陰險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日本軍閥對外日夜孜孜以求的，乃是積極侵略中國。因欲侵略中國，便以俄美兩國為假想敵，而日惟以擴充軍備是務。惟濱口內閣時期，適經濟界大不景氣，失業增加，預算不足。軍備的擴張，事實上有所難能。即現在亦有此情形。軍閥則不管，他們總聯絡內閣的反對黨藉幣原外交，軟弱為口實，攻擊政府。查幣原對華的外交，抱定以下二項方針：（一）對於東北外交，日本力避由東北地方移至南京中央交涉；（二）保持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阻止滿鐵前途陷於危殆。其目的亦在使滿蒙化為「朝鮮」，於中國很為不利。但日本軍閥，猶以為幣原對華外交太不積極。

彼軍閥與代表產業資本勢力的政友會本來互相結託，牠們攻擊幣原外交不積極的最大理由，大致如下：（一）蘇俄五年計畫漸漸成功，勢將傾銷俄貨於東方，奪取日本的市場，日本若不先發制人，非特不能擴充其「武裝資本」，即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且其對華經濟的發展到底將不免受人制限。（二）滿鐵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業務的發展上，近時頗蒙打擊。加以我國葫蘆島築港正在進行，東北鐵道網亦有相當的成功，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勢力與地位，大有岌岌不保之虞。他們以

此理由在國內宣傳，痛責幣原對華外交的軟弱消極。日人誰不想併吞滿蒙，以貫徹其向來北進的傳統政策？他們對於此種理由，自然覺得動聽，於是日本號稱抱自由主義的民政黨的內閣遂屈服於軍閥勢力之下；而倒行逆施起來了！

今年四月民政黨的若槻內閣繼起，幣原雖仍為外相，然陸相則以向主對華激進的軍閥南次郎任之。前陸相宇垣經元老的奏薦，調任為朝鮮總督。六月中旬，內閣復起用政友會老將內田康哉為滿鐵總裁，同時復增兵於朝鮮。在野各派對於這些的更動，一致表示滿意，這也就是民政黨內閣，「幣原外交」屈膝於軍閥勢力的一大轉捩。民政黨內閣既甘與主張對華激進的軍閥派合汗同流，所以接着萬寶山案就於七月初發生，隨後又有韓人屠殺華僑的事件，青島日僑尋釁的事件，接踵而起。一幕一幕的悲劇正如活動影片般很快的映於我們的眼簾，使我們應接不下，目迷神眩。可憐其時吾國忙於對內，疏於防患，並且因為洪水氾濫，遍野哀鴻的緣故，國民視線，又注在救災，未遑外顧。孰知正在此時，日人趁我無備，磨刀霍霍，窺伺於旁，積極籌備其宰我割我的策畫的進行，豈不哀哉！

在朝的民政黨和在野的政友會是日本兩大資本階級的政黨，牠們遵從了軍閥派蠻幹的主張，還要欺騙其民衆，激發他們對於中國敵愾的心理，所以接着又製造其所謂「中村事件」，以淆惑其國內的人心。所謂「中村事件」，據八月十八日日本東京大阪各報所載日政府片

面披露的消息，大略如下：「陸軍步兵上尉中村麗太郎，及前騎兵伍長井杉延太郎，奉參謀本部命，偕昂昂溪昂榮旅館主伊木延太郎等一行共五人，攜帶中國護照，於六月上旬經由哈爾濱出發，往與安備視察。原擬兩月即返，但出發而後，杳無消息。當由哈爾濱特別機關派員調查。據報告中村一行於六月二十七日左右抵洮安鐵路終點，葛根廟附近之民安鎮，正在該處飯館進膳之際，突有與安屯墾隊第三團所屬官兵數人進館檢閱，命其中村一行停止旅行。示以護照，亦無效，竟被拘捕。槍六柄及隨身衣物都被掠去。不經提示任何理由，竟將中村一行綁赴該兵營後之山林中槍斃。七月一日，復堆積木材焚燬屍體。此種消息得之於朋分中村等遺款之一中國軍人云。」自此消息發表後，日政府對於此案未能提出什麼證據，而南陸相即小題大做，對各師團長作煽動的演說。下級軍人復到處在民間作同樣的宣講。一般軍人政客從而和之，大唱其「滿蒙權利搖動，對華外交須強硬」的論調，並謂「日本對於中村遇害案及其他中日爭端，苟不取強硬的立場，則中國將進行其所謂延擱的政策。中日兩國，現在待決的爭端，共有三百餘件之多，日本必須幡然改計，效法蘇聯為中東路事件對中國宣戰，方能解決中日間一切的爭端。」日本民衆受了軍閥官僚政客這樣種種欺騙，於是武力對付中國的主張，遂成了日本全國的定論！

九月間日方鼓吹備戰益甚。日本某中將在東京更以「七字必勝訣」作為宣傳資料，謂「明治十七年征韓，明治二十七年中日戰爭，明治三

十七年日俄戰爭，勝利無一不在日本。明年昭和七年，是日本發奮稱雄的絕好機會，今日應以滿蒙爲目標，爲實現大陸政策的初步。日本報紙又復大登其所捏造的「日本在滿蒙的權已瀕危境」的消息。某報且在報端繪滿洲地圖，凡日本投資區域，皆註明投資數目，並畫一日本國旗，旗旁畫一手，作欲拔的狀態，註中國人字樣，以示日本在滿權利的危險。在我東北的日本在鄉軍民等，則每日集於忠魂碑靜默，亦作武力佔領滿洲的準備。宣傳既遍，準備又周，發動自然容易。據北方歸客言，日人嘗於事前多方拉攏中國失意軍人，爲其發動武力佔東北的前驅，期掩世界各國的耳目。但沒有人肯爲虎作倀，供其利用，所以到了十八日夜十一時，便不顧一切，悍然單獨進兵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在發動之前，日本舉國洶洶，早呈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形。我中央與東北地方當局非不知之。我們所最難索解者，即既已知之，何以事前一無防禦，一無準備；事後又取無抵抗主義，聽敵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而絕無積極的方法，應付國難。截止不佞執筆時，仍未聞中央和東北地方政府有何制敵的有效辦法，以圖補救。嗚呼！二十年的國慶紀念將屆，而空前未有的國難竟在我「打倒帝國主義」，「實行革命外交」的呼聲中先臨。及國難既臨，在上者一時又一籌莫展，一無辦法，至於此極。我們痛定思痛，真欲哭無淚了！

日本在東亞與在大戰以前歐洲的德意志帝國一樣是最迷信軍國主義與武力萬能的國家。德意志帝國戰敗，改建共和，德人始有深切的

一〇

覺悟。國人遭了這次國難，若再不積極奮鬥，予日人以深切的教訓，就中國言之，我們惟有身受亡國破家之禍，尙有何說；就日本言之，行見其軍閥愈益趾高氣揚，勢力昂進，支配一切，將使日本的政治大開倒車，權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很深的根苗。所以國人爲國民族國家的生存計，爲掃除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計，都非奮死抗日不可。我們必須能够以種種事實使日人知道與我整個民族爲敵，到底吃虧，武力決非萬能，不可依爲立國唯一的條件，然後方可消弭一切後患於無形。雖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語國人在今日卻應切記。在昔普魯士嘗於一八〇六年被法國拿破崙的鐵蹄所蹂躪。大哲學家兼教育家斐希德氏於其一八〇七年告德意志國民的演說錄中，首以「自省」之旨，提撕其國人，復以砥礪道德，互相親愛的備論相勸勉，並以其愛國的原理，灌輸於其國人的心靈。德國國民的精神爲之大振。同時有一軍事家，白呂丘（Blücher），召集戰敗的殘軍和新入伍的軍人，整軍經武，積極訓練，以禦外侮而爲雪恥之備。後來氣概一世的拿氏卒爲白氏及其精兵參加的聯軍所覆亡。所以斐氏當年的演說錄，德人至今傳誦，視爲名言；而白呂丘也青史留名，大家以爲軍界的模範。這件史料，事雖陳舊，意可取法，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總之，救國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應切切實實在各方面持久的做去，不可一刻稍懈。國難當前，我們大家更不可不有臥薪嘗膽的決心。這是際此東北同胞呻吟於暴日鐵蹄下的時候，我們竊欲向全國同胞垂涕而道的。

日本侵掠東省的經濟的背景

武育幹

日本對我東三省的積極侵掠，本已老早爲世人所周知；不過像這次突然發生的暴力佔領舉動，却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因爲一般人絕不會料想到在現在又明的世界，竟會有這樣喪棄公法喪失人性的兇殘獸行，發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可是現在這種暴行居然臨到了我們的頭上。我們除却悲憤的情緒以外，對於日帝國主義這次大舉侵掠的內幕，却也不可不加以考察。

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的政治，向來是受她的軍閥勢力的支配的，所謂「薩關長閥」一向便玩弄日本政治於他們的掌股之中。日本外交官吏方面，公然無恥地宣稱「軍事行動外交官吏無法制止。」更可見她的軍閥勢力的橫暴，不獨支配到國內政治，並且影響到她的國際外交方面去了。可是我們再一仔細考察日本軍閥這種橫暴的舉動，畢竟也只是替他們國內一些金融資本家作走狗，當工具，遂迎逢迎他們的意旨罷了。所以歸根結底的說，日帝國主義之以暴力侵掠我東省，是含有極深的經濟的背景的。

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對於東省的總投資額不下二十萬萬元，僅僅南滿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的美名而投下關於鐵路、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的資本便達四億四千餘萬元，致有「南滿鐵道王國」之稱，這便可以看出她那極雄厚的經濟基礎。而掌握這種經濟

基礎的後台老闆究竟是一些甚麼人呢？不消說就是日本國內的大資本家大財閥。他們投資的元來目的，就是想藉開發滿洲以獲得絕大的贏利的。

就過去的事實觀察，日本開發東三省的經濟計畫，向來是以南滿鐵路爲中心，而以開發其他事業爲補充的目的。所以她最着眼的一點，就是在「鐵路利權的獲得」。她不獨對於南滿鐵路本身的特殊權益，謀極力擴充，便是對於其他東省的鐵路，也想一手操縱。而操縱的方法，不外三個方式，即或者由南滿鐵路經營，或者由我向他們借款經營，或者用中日合辦的名義來經營。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除却和俄國締結朴資茅斯和約以外，又和我國訂立日清滿洲善後條約和附屬協定，強迫我國承認日本的南滿鐵路及其他一切利權。這還不夠，日俄戰爭中日俄設的安奉輕便鐵路的使用也要我國承認了；吉長鐵路又由日本借款半數以爲修築經費，另外還有一條戰時的新奉輕便鐵路，一九〇七年賣給我國後，也隨即訂立條約，要由日本（滿鐵）借款費用半額改建寬軌鐵路；同時又訂立吉長鐵路由日本（滿鐵）借款建設的新協定。後來吉長鐵路經營不得其法，日本又乘機迫我承認於借款期中，委任滿鐵經營。到了一九一三年，中日交換所謂滿蒙五鐵道協約，於是開海、四洮、長洮、三條鐵路也由日本借款建築了，而海吉

(海龍至吉林) 洮熱 (洮南至熱河) 兩條鐵路建築如需用外資時，也非向日本借款不可了。又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日本幾個大銀行和我國又簽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契約」先拿出二千萬元日金來作鈞，預備隨後再簽訂本約，却不料因我國政變的關係，日本的企圖，竟未完全實現，僅只達到一部份的目的。一九二五年吉敦鐵路契約成立，她那由朝鮮進攻吉林的經濟侵略政策才算稍為有點基礎，不過吉會全線倘使不能全成，日本的鐵路侵略計劃還不能算是完成。以上只是就借款的方式來說。此外還有金福鐵路 (金州——城子嶺) 溪城輕便鐵路 (太子河——牛心台) 和天圖輕便鐵路 (圖們江岸——老頭溝) 三條鐵路，都是中日合辦的，自然屬於上述的第二種操縱的方式了。

日本對於東省的鐵路支配政策，綜上所述，當可窺見日本金融資本家的用意，顯然有兩大目的：便是一方面爲着「貿易」的關係，他們可以將日本的工業製造品，儘量的由南滿鐵路及其有關係各鐵路，分布於東三省全境以造成獨占的局面，而同時又可將東省所有特產的貨物，由南滿鐵路運到她所支配的港口以壟斷運輸的利益。這都是全然爲着日本資本家的商業上的利潤着想的。同時又因爲日本投資的數額非常鉅大，當然利息的收入，也就不在少數，這種壟斷投資的特權，自然又是爲着日本資本家的投資的利益關係。他們懷着這兩大目的來經營南滿鐵路和其他有關係各鐵路，從前很著成效。可是現在的趨勢

究竟怎樣呢？

誰都知道，南滿鐵路向來的利潤是狠巨大的；可是近來的情形却不一樣了。此中最大的原因，便是由於中國自己的鐵路網政策，已成功一部份。向來南北滿的貨物聯絡運送關係，必經中東和南滿兩大鐵路，可是現時在東邊我國自己，已有濱海吉海兩條鐵路把吉林和遼寧省城的聯絡關係完成了；而西邊呢，由齊克鐵路經中東路南，有洮昂四洮各路，再聯絡通遼等路線，所有貨運也不必經由南滿鐵路了。南滿鐵路的貨運既受着這樣絕大的影響，牠的營業，當然要受極大的打擊。所以最近「滿鐵減收問題」便成爲日本一般金融資本家煩心焦慮的一個大問題。據日本經濟年報最近的統計，昭和五年度（便是由昭和五年四月到今年三月）的滿鐵收入，要比上年年度減三千八十萬元金洋。而貨物的輸送量也比上年減少三百二十萬噸。這中原因，除却南滿鐵路運費金建的關係東省農村疲落，世界經濟蕭條等原因外，當然要算我國鐵路競爭的關係佔一極大原因。日帝國主義覺着這種經濟的壓迫，狠足以爲她的經濟侵略的致命傷，所以以爲非藉助暴力却持不爲功，這便是這次空前慘案所以發生的由來了。

原來南滿鐵路營業的衰落，其影響並非限於南滿鐵路的本身，並還影響到她的滿蒙經濟侵略的整個系統。就中首先受影響最大的尤莫過於大連港口的日本貿易上的勢力。良以大連港自始即爲南滿鐵路的吞吐港口，南滿鐵路營業一發達，才能造就大連在貿易上之特殊地

位；同時也因大連港口設備的完全，才能促進南滿鐵路運貨事業的發展，二者實有極密切的關係。是以日本政府不惜耗費巨額資本用在大連港灣設備方面。據昭和四年度末大連港灣事業費的累計，築港同埠頭設備等費用，總數已達七八百多萬元。日金，假使南滿鐵路貨運衰落，大連還有什麼商業可說呢？大連如果商業不振，日本所投下的這種種的事業費，又將從何處去取償呢？根據這點，我們現在看看大連的地位，可就很有受威脅的形勢了。這便是由於中國本國鐵路聯運事業的發達，東省多數貨物多不經由南滿路而改由本國幾條鐵路運行。因此東省貨物起落的中心點，也就有由大連而漸漸移轉到營口和秦皇島等口岸的趨勢了。這兩個口岸的興盛，可就給大連以最大的威脅。此外，還有葫蘆島的築港自去年七月間開始工作以後，日本尤其感着一種威脅。因為照我國預定的計劃，可以葫蘆島爲中心，聯絡三大鐵路幹線，便是：（一）由葫蘆島東北行經瀋陽，開龍吉林五常依蘭，同江以到綏遠成爲東部一大幹線；（二）由葫蘆島北行經打虎山通遼洮南龍江寧年嫩江以達黑江成爲中央幹線；（三）由葫蘆島西南行往朝陽經赤峯以至多倫，成爲西大幹線。這三大幹線若果完全成功，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便完全受了包圍，因而大連港也就受天然的淘汰而陷於不振，日帝國主義看透了這層，所以這次暴力侵掠的結果，極力破壞關於這方面的建設工程，也就知道他的用意所在了。

以上所說都是就交通貿易方面來說的，不過對於貿易品的內容還

沒有提到。我們知道東三省是天產物最豐富的區域，每年滿蒙貿易的總額不下七八萬萬元日金，而都歸日人的掌握。這些貿易品當中，純粹運往日本的，每年農產物要達日金一萬萬二千萬元，工業物達六七千萬元，礦產物達四五千萬元，其他若畜產物，水產物和林產物合計也常達一千萬元。再就內容分析大豆、豆餅、豆油、煤炭、粟米、高粱、玉蜀黍等便都是其中最要的產物。這些產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間接的利益，即爲他們解決食糧問題，而直接的利益，便在爲滿鐵吸收大宗運費。可是日本以爲這樣還不足以盡其經濟剝削政策的能事。他們以爲東省一切的產業貿易應當完全在日本勢力的支配下，無論生產採辦或交通運輸或發賣方面，都得受日本人的操縱壟斷，這樣他們才可以掌握東亞經濟的霸權，來和世界競爭。可是近來實際情形怎樣呢？近年韓僑移民事業的受阻礙，足令日本的農業侵掠政策受一大打擊，而東省官僚金融資本的發展，新興的工商業都慢慢的有和日本競爭的趨勢。在「提倡國貨運動」這名詞下面，足以阻礙很多的日貨發展，這是我們從南滿附屬地各日本商店的不景氣情形下便可以看得出來的。此外，國際資本若德美經濟勢力和蘇俄商業勢力，也逐漸侵入滿蒙市場，也足以令日人感覺不安，尤其蘇俄在北滿一帶的傾銷政策和收買特產物出口的政策，足令資本主義的日本，非在更有效力的武力支持下面根本不足以抵抗蘇俄經濟勢力的侵凌，所以這次日帝國主義者終於冒天下的大不韙而出兵了。我們只要看日軍侵掠東省以後，凡是經濟上有

重要關係的地帶，都在日本佔領或破壞之下，便可知其用意所在了。

總之，日本暴力侵掠東省的用意，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上說，東省實在是地原料資源和銷貨市場上絕對重要的區域，所以她不能不打算極端壟斷，而照近來的趨勢看來，因中國官僚金融資本在東省

近年特別的發展，和國際金融資本和商業勢力之逐漸侵入，引起日本資本家極度的不安，所以非用極野蠻的強暴武力來阻止不可。這一來「滿洲問題」便成爲中國民族運動和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死活的中心問題了。

日禍突發後之一週間

張梓生

從九月十九日日軍無端突起開始強佔我遼吉領土以至二十五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對日據表示滿意的一個星期間，我中華民國全國國民爲國難而起的內心的憤慨，我沒有能力使他顯現於紙墨間，而所遭遇的不堪的環境，卻可以綜核的一敘。

一 日軍發難及變行的一斑

無理可講 事前日本國內醞釀對華啓覺，言論界主張對華應採行比蘇俄對華開戰更積極之政策，日閣議決定萬一中國方面，立即採取自認爲正當之處置，日報披露元老西園寺囑當局對滿蒙爲澈底解決，早使注意中日關係的人心驚膽戰而等待大禍的臨頭了；不過他們醞釀成熟後所作的變行，竟是這樣的完全不顧國際法例，肆行就毀二十世紀所講的公理公道，則是生活在現代的人們所不能想像的。我們祇看日人在醞釀中尚借所謂中村失踪事件作材料，及變行發動後，這中村事件已一字不提，而須臨時製造誣陷的口實，可知他們也明白自己的行爲是無理可講了。

瀋陽的突被襲取 據負東北邊防責任的張學良副司令十九日根據瀋陽急報的通電：「日兵自昨晚（十八日）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至侵入營房，舉火焚燒，并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砲轟擊大營及兵工廠，北大營迫擊炮庫被炸，迫擊炮廠亦被佔領，死傷官兵待查。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逐出。無線電發報台亦被侵入。向日領迭次交涉，乃以軍隊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語相告，關係支絀，并云由我軍破壞南滿路之橋梁而起，實屬捏詞。……最後復得瀋陽電台報告，日軍已於今晨六時三十分入省城，佔據各衙署，各通訊機關，驅逐我警察，遮斷我北寧路車站。此後消息完全阻斷，情況不明……」這是瀋陽失陷的正式官報。再據逃難者的講述：「日兵於十八夜先自炸毀南滿路柳河橋，即砲轟北大營，駐軍奉令全取不抵抗主義，日兵入營放火，駐軍奔避出營，爲日兵用機關槍掃射，死亡頗多。日兵入城後，先燒糧秣廠，佔取各機關，搜索各要人住宅劫取財物，拘捕職官，更用便衣在鄉軍人及鮮人盤查行人，

大肆殺害，死傷人數頗難確計，逃難者身邊財物亦全被強取。『天津中外新聞記者前往視察，被阻不得詳細調查，但已查得：』中交逸業三銀行及官銀號，儲蓄會均被搶，帥府古玩珠玉損失極鉅，兵工廠存械及機件全被運往大連，各報社被佔停版，官吏及軍政領袖住宅被搶一空，于珍及榮之父母被俘，朱光沐王以哲失蹤，迫擊砲廠，北陵別墅被焚，東北大學及各學校被佔，教職學生全逐去。十九二十兩日逃出難民約萬人，身上財物被截留。』又據報章電訊，傳選主席戚式毅被拘，日軍軍當局追令簽字承認我軍毀路，傳日當局宣布死亡僅七百餘人。總之，瀋陽已被佔領了，在這電信全被阻截中，我們不能明白更詳細的情形了。揚州十日之記，還須之來日。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於事發未久即由旅順入瀋陽城，市長亦由日軍軍當局委定日人士肥原充任。目前瀋陽一城，日本軍人已宜稱，須永久佔領，而日外交官則謂為施行外交保障佔領。至我中國政府及人民正以如何心情視此一片領土，則我沒有能力表現了。

日軍一日間所強佔的地域 在十九日一日內，我遼吉兩省領土與瀋陽同樣被強佔的，自南滿路南端大連營口起，北至長春止，直線長約一千三百餘里，其間重要各地，如大石橋海城遼陽鐵嶺公主嶺等，無一得免日軍的蹂躪，並旁及於牛莊寬城子。而安奉路自安東鳳凰城本溪湖至瀋陽一帶，北甯路溝幫子一站，接近朝鮮的延吉五縣，亦同日被佔，各地消息阻滯，被佔時是怎樣的情形，未能得悉；我們所知悉的，僅長

春及附近的寬城子南嶺於被佔時，有營長傅冠軍因不允繳械而立被擊殺並且全家十七口全被慘殺，有兵士三連因不願棄槍而全體殉國，有多數軍隊在不抵抗中為日軍迫擊砲所射而成爲累累的屍體，有數百農人死於日人之手，有監獄中的萬寶山案犯郝永德爲日人釋放，而中國當局於日軍砲轟市街後，還是和平將地方交日軍佔領，而日軍還是放火搶劫，將長春蹂躪得精華盡失。

日禍之蔓延 十九日以後，日軍向南滿路線外各地侵襲，二十日向吉林省城進攻，於二十一日砲擊吉長路車站，取得該地即拘捕各官吏，佔取各機關，燒殺頗慘，四洮路起點的四平街，北甯路的新民站，同於二十一日被佔。二十二日焚劫昌圖，由四平街進據鄭家屯（即遼源，爲四洮，鄭白兩路的交點。）二十三日朝鮮調來日軍到龍井村，吉林日軍開教化，進行乘機築吉會路。鄭家屯日軍進至鄭白路終點的通遼，砲擊車站。二十五日，日軍佔四洮路終點洮昂路起點的洮南，造成進窺黑龍江的形勢。

日軍於一週內將遼吉兩省內各鐵路線，重要城市作軍事的佔領外，又以飛機及艦隊向我兩省外各地威脅。北甯路沿線的各地，如溝幫子新民屯錦州山海關各地，日飛機翱翔天空，時拋下炸彈，毀壞人民生命財產，北甯車歷次被飛機追逐強擊，避難入關旅客頗有憂而卻步者。而我國沿海各埠，如葫蘆島連山灣秦皇島煙台青島海州廈門等地，時傳日艦開到，日便衣兵或陸戰隊登岸。總之一週以來，日本人在自己能力

可做而使中國各地以可感到不安的手段，盡量的在使用了。

二 公理公道的探求

中央的方針 二十日中央常務會議開會討論對日，申報的電訊述：「各委以彼恃強橫，吾以公理；彼以武力為外交前驅，吾以交涉為最後手段，吾對武力，事實上只有示弱，吾對公理，則惟有堅抱決心，故武力來則可退讓，但交涉則決不放鬆。」這是中央對日應付的方針。二十二日中央發告全國同胞書，揚聲確實團結，堅定沈著，加倍刻苦等三端，我們可看作中央對日應付的方法，而對粵和平的急進，即由於此。

外交部的抗議與通告 外交部於十九日等待瀋陽被陷的官報到後，立即向日使提緊急嚴重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退恢復原狀，並急電東京使館向日外務省作同樣抗議。二十日又作二次抗議，聲明保留為此舉提出一切正常要求之權。二十三日更提三次抗議，認日本方面故意使事件擴大，罔其蔑視國際公法，國際條約，破壞東亞和平之責任，要求即撤退日軍將佔領各地完全交還。外交部又相信國際聯盟能主張國際公道，十九日即電日內瓦本國代表施肇基要求處理這事件。外交部更深信開洛非戰公約確能保障和平排除武力，也會向公約簽字國

告知這事件。

國際聯盟的三變 國際聯盟新改選的理事，正於十九日由代理理事長西班牙代表勒樂引導接任，典禮剛畢，日代表芳澤謙吉即搶先朗讀他的聲明書，聲明滿州事件現已電本國政府詢問真相，接到正式詳報後，即當提交理事會，最後請求理事會不必過分重視彼所認為「地方事件」的滿州事件，并說日政府可望及早恢復秩序。施肇基繼起表示扼腕，聲明決非由中國開量，接得確實報告即提交國際聯盟，並求保留解釋中國於此事件所處地位之權。主席以浮詞敷衍兩方，即行散會。二十二日理事會開會討論中國代表所提出的申請書，經中日作劇烈辯論後，決定通告（一）對於中日兩國政府發緊急通知，務須避免一切足以使事變擴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決之行動，（二）與中日兩國代表協商一種確實方法，使兩國立即撤兵，使兩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不受妨害，（三）行政院決定將關於本事件之會議紀錄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國。二十五日第三次討論，則日政府覆文已到，理事長勒樂竟對日牒所矯稱的種種，表示滿意，於是日代表芳澤堅請中日直接交涉，施肇基雖據公理發言反對，但「強權即公理」的話，已被國際聯盟切實證明了。

日本強佔東省事件，本誌因印刷需時較多，不及編入。從第二十八卷第十九號起特另印臨時附刊，專載關於對日問題之言論紀載，每期夾入本誌附送，不另取資。本誌定戶倘未收到，請函向本誌發報處索寄。

東方雜誌社啟